

忽必烈大汗

世界有史以来疆域最辽阔帝国的缔造者

成吉思汗以武功震撼世界，忽必烈则以文治著称天下！

巴根◎著

下



著名
蒙古族军旅作家
巴根
蒙古贵胄系列

内蒙古出版集团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忽必烈大汗

世界有史以来疆域最辽阔帝国的缔造者

巴根◎著

下



著名
蒙古族军旅作家
巴根
蒙古贵胄系列

内蒙古出版集团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内奸告密人丧命 起疑贾似道弄奸

燕京王文统府里，王文统正站在屋中方桌前，欣赏着几件精美的玉器。宋令进来，神秘地说：“大人，已经接上仗了。”王文统说：“你去观察史天泽的动静。”宋令领命去了。

而在燕京西的一处山谷里，巴特尔一行与李琳兵马正在做殊死的搏斗。李琳突然放马过来，宝音图迎住，李琳一刀砍在了宝音图的左肩，宝音图落马。李琳举刀要再砍宝音图，巴特尔策马过来一刀砍来，李琳头被削掉，滚落在地。

宝音图刚要爬起，敌军一个什长举刀砍来，巴特尔夫人大喊：“宝音图躲刀！”宝音图闪身躲过刀。这时，李琳的一个百夫长飞马过来一刀刺进了巴特尔夫人后背。巴特尔夫人在马上摇晃了几下，落马。

安童飞马过来，跳下马扶住母亲，哭喊道：“母亲！母亲！”敌兵百夫长指挥官围住了巴特尔夫人和安童。宝音图爬起后拿起一支长枪一阵乱刺，刺倒了几个敌兵，护住夫人。巴特尔从另一边飞马过来挥刀砍倒了敌兵百夫长。敌兵另一百夫长仗人多，依然围住不放。

突然，史天泽领着一支人马冲了过来。李琳的兵马四散而逃，被史天泽兵马一阵砍杀。史天泽下马到巴特尔跟前施礼说道：“在下来晚了一步。”巴特尔说：“这不能怪你，你捉住几个活的，辨认一下首领。”

这时，宝音图拎着李琳的头过来说：“这是元帅砍下的他们首领的头。”史天泽仔细看着说：“元帅，这是李璫之长子李琳，我多次见过。”

巴特尔说：“把头和尸首连起来拿回去，会有用的。”史天泽遵令去办。



这时一军士押过一百夫长问：“史将军，怎么处置他？”宝音图挥刀欲砍，史天泽阻止道：“不要，押回去关进大牢。”

巴特尔回到府中，面色凄然地坐在椅子上，侧对坐着史天泽。史天泽说：“都怪我，没有劝阻大帅。”巴特尔神色凄然地说：“夫人随我几十年，给我生养了三个儿子，结果惨死在敌人刀下，令我心碎。”史天泽说：“元帅节哀。在下问您，去潭柘寺的事，还有谁知道？”巴特尔想了想说：“那天王文统来了，他要这几日向我报军备钱粮细目，我说我无暇听，让他自己妥办。”

史天泽问：“你说了去潭柘寺的事了吗？”巴特尔说：“说了，我说我与夫人明日去潭柘寺拜佛还愿。他说，他的夫人也信佛，要陪我夫人去，我说不方便，他还嘱咐我注意安全。”史天泽沉思着说：“元帅，此事蹊跷。李璫的儿子李琳，怎么就那么准确地埋伏在那里，时间、地点如此巧合？如果没有人提供消息，他哪儿会那么准确地埋伏在那里？有道是人心隔肚皮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”

巴特尔疑惑地说：“是啊，但是王文统不会吧？大汗对王文统恩宠有加，升至中书省左丞相兼燕京路宣抚使，位极人臣，而且兄弟子侄之中十几个位居高位。难道他还不满足，胆敢与反贼勾结里应外合不成？我要试探试探他。”这时，宝音图吊着左臂进来说，王大人求见。王文统进来说道：“元帅，在下疏忽大意，酿成惨祸，在下罪当受罚。”巴特尔说：“这件事与你无关，那天你还要让你夫人陪我夫人前去，我没有准，如果真去了，你也是受害者，你不必自责。”

王文统摇头晃脑地说：“那天听说元帅要去潭柘寺，我只提醒一句，大兵压境注意安全，并没有劝元帅不要去呀。幸好，元帅无虞，否则在燕京地盘出如此大事，我做宣抚使怎么向大汗交差？”

史天泽冷冷地说：“王大人真是用心良苦。”王文统也斜了一眼说：“职责所系，不得不用心。”

巴特尔说：“王大人，李璫之子李琳你很熟吧？他受伤被俘关在大牢中，烦你去审问清楚，到底谁走漏了消息，使李璫设伏害我。”王文统严肃地说：“真是该千刀万剐。元帅，我一定严加审问反贼，问个水落石出，严惩内贼。”

李璫大营里，李璫正一脸悲切地在屋中踱步，跟前站着二儿子李环。李璫沉痛地说：“本想杀掉或捉住巴特尔，不料损兵折将，连你

忽必烈



内奸告密人丧命 起疑贾似道弄奸

哥哥都被杀死了。”

李环说：“逃回来的军卒说，是史天泽领兵去救了他们。”李璫咬牙说道：“史天泽你身为汉人，为鞑子卖命，你不如一条狗，我捉住你，割掉你的头祭奠我的儿子。李环，南宋方面有无消息？”李环答道：“他们被阻在江北，没有前进。”

李璫咬牙道：“赵昀老儿，贾似道小人，你们让我李璫背叛朝廷，率军攻燕京，让我背了反贼的不忠不义的千古骂名，你们却畏葸不前，坐山观虎斗，让我进退维谷，你们真不是东西！现在我又杀了汗国枢密使第一元帅的夫人，这个仇结得无以复加，你们真把我诱逼到了绝路。”

李环说：“父帅，到此时已无退路，还是加紧攻城吧。我们手中的五万精锐还没有损失，先把燕京拿下再说。父帅，儿还有一计。我去南宋威胁他们，他们如果不积极向北推进，我们挥师过黄河去打他们。他们不仁，也不要怪我们无义。”

李璫面带忧容地说：“李琳刚没有了，你去，为父不放心啊。”李环说：“父帅，这条路我走了多次，熟得很，我装扮成读书人，谁也认不出我。父帅，有道是上阵还得父子兵啊，派别人去我怕贾似道根本不理睬，白跑一趟，无功而返啊。还是孩儿去为好，我要向贾似道晓以利害，看他如何说。您放心好了。我明日就起程。”李璫长叹一声说：“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。道上小心，贾似道这奸诈小人，你要见机行事。我派副帅带一支兵马接应你，一旦有危险我率兵伐宋，搞他个天翻地覆，鱼死网破，出这口恶气。”

巴特尔命人把百夫长押过来，让史天泽来审问。史天泽问他叫什么名字，百夫长说他叫刘伯青，原先是百夫长，现在是李元帅手下的参将。史天泽问，你们怎么知道元帅去潭柘寺的。刘伯青说，小的不知，昨夜间突然被叫醒，带上我的百余人，跟上李将军悄悄来到了山里埋伏下来。这时，李将军才说，我们截杀的是大汗国的大元帅一家。他说全都杀死一个不留，回去给我和另一百夫长升将军，赏白银千两、田百亩。别的小的一概不知。

史天泽问是谁送的信，刘伯青推说不知。史天泽命军士用刑，刘伯青吃拷打不过，说：“有一个学士模样的人去过李大人那里，我在值哨时碰见过两次，这个人很特殊，他一到就有一个参将直接领他到李大人帐内，我们都不敢问。这个人中等身材，不胖不瘦，白白净净，眼睛挺有神的。”

深夜，王文统把宋令叫到身边说：“你确实打听清楚了，李琳头被砍掉了？”宋令说：“确实是，他们拉回来的是身首分离的尸体，不知为什么。”王文统又问：“你怎么打听到的？”宋令说：“我让手下认识巴特尔亲兵的人去打听的，我给了他十两银子，他一去就问清楚了。”王文统让宋令去把那个打听消息的人叫来，宋令去了，不一会儿，领着一个百夫长进来了。王文统在他耳边叮嘱了几句，百夫长遵命去了。王文统大步向里走去。

王文统府院里，宋令领着一个军士正在走着，突然百夫长与几名军士从两侧出来，挥起刀瞬间把二人砍倒在地。宋令刚挤出句：“王……”就轰然倒地。百夫长挥了一下手，士兵们用一袋子装了尸体背着，消失在黑暗中。

史天泽派人去打听回来，对巴特尔说：“元帅，我已打听清楚了，刘伯青供出的那个人有可能就是王文统随从侍卫官宋令。但此时，这个人绝不会在王府了。王文统有狼一般的敏锐嗅觉，他早已觉察出我二人已经怀疑他了。”

巴特尔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是啊，而且宋令只是他的一个随从侍官，不是朝廷命官，我们也不便问啊。”

史天泽说：“我们可以在刘伯青的身上做些文章，可以让他假扮李璫密使……但又怕他不会模仿李璫笔迹，让王文统看出破绽。”巴特尔说：“就说怕写信被搜出，只以口头传信，不也可以蒙过去吗？”史天泽说：“王文统老奸巨猾，怕瞒不住他，但是没有别的更好办法，只有一试了。”

花园亭台楼阁，错落有致，曲水圆湖相连，小桥回廊相绕，山林湖中相映，花草树木点缀其间，小鸟鸣在树枝花间。临安贾似道府花园里，贾似道与夫人和一群侍女在花园中赏花。夫人问：“夫君，皇上因你抵蒙古兵有功赏赐的珍宝都放哪儿了？为什么不放小妾处？”贾似道说：“皇上赏赐的银两不都给你了吗？”夫人娇嗔道：“我要那么白冷冷硬邦邦的银两干什么？拿在手里累手，放在身边冷身。”贾似道问：“你不会用它买你喜爱的东西？这些年我给你多少了，你还不满足。你呀，太贪，贪得就像这深深的湖水一样，吞点东西连个响声都没有。”

这时，一个侍从过来说李璫大人的二公子李环求见。贾似道说，让他在前厅等候，说罢匆匆往外走。到贾府前厅，两人相见毕，分宾主坐定，李环说：“路上不便，没有带父帅的书信。父帅让我问丞相，南宋兵马为

忽必烈



内奸告密人丧命
起疑贾似道弄奸

什么只做个样子，并不实际进兵？害得我十万大军孤军深入，我大哥李琳已经战死。”

贾似道正色道：“二公子所言谬矣。我南宋大军过江击败了蒙古元帅伯颜的十万兵马，现在正在河南境内苦战追讨他们，你怎么说没有进兵呢？”

李环愤怒地说：“丞相大人，我可是刚从河南之地过来的，那里村村炊烟，夜夜狗叫，黎明鸡啼，五谷碧绿，安详得很，哪儿来的十几万大军相战痕迹？是丞相大人实在不知，还是故意隐瞒真相？”

贾似道盛怒道：“放肆，你父尚且是一个无主之辈，你胆敢如此无礼！”

李环听罢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当时屈尊扮成一介小商贩到我府上拜求我父帅之时，父帅可是堂堂的汉世侯、万户长，封邑之广可以抵得上你半个南宋。你以三寸不烂之舌，诱惑父帅背叛朝廷。父帅念你南宋与我同祖同宗，出于大义，答应联宋抗蒙。不料你们欺骗父帅，让我们出兵抵蒙，火中取栗，损兵折将，你们却坐山观虎斗，从中取利。我为你们感到羞耻，尤其感到悲哀。”

贾似道大喊：“来人！把这狂徒给我拿下！”

李环站起来，从容不迫地说：“且慢，我父帅的十万精骑已移师南下，你们几十万大军可以抵住父帅，可是抵不住一句话。”

贾似道一惊，命侍卫先退下，说：“二公子，请坐。刚才只是开个玩笑，试试你的胆量。真不愧是将门虎子啊，继续说来。”

李环说：“丞相不会忘记鄂州城下之盟吧？只要你们加紧北攻就可以。否则，我们父子重新归顺蒙古汗国，领他们大军来征讨你们。你们不仁，单求我们讲义，不合理吧？”

贾似道连忙说：“明日早朝，我就奏明圣上，催兵北进，策应你们。”

李环说：“丞相，小辈刚才言辞激烈也是无奈呀，请丞相宽谅。其实，这时候你们加紧调集大军北伐是收复旧山河的极好时机。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苦战四年，兵力财力消耗殆尽，至今没有南顾。而蒙古河南屯兵不足十万。我们大军又牵制了中都燕京的十余万兵马。你们却视而不见，坐失良机，难道朝廷中真没有有识之士吗？丞相大人冒死到山东说动父帅，只是为了鼓动父帅背叛蒙古汗国就了结了吗？”

贾似道低头不语，半晌才说：“贤侄，不要再说了，明日早朝我一定苦劝皇上出大军北攻。贤侄就住在本府吧。”李环婉言谢绝。贾似道见李

环走了，叫过来一个侍从说：“派两个人悄悄跟着他，看清楚住在哪里，回来告诉我，门口布置几个人守着。”

临安城街上，书生打扮的李环与两个学童打扮的侍从在人流中匆匆走着。李环悄悄地对侍从说：“后边有人跟着我们，只顾往前走，不要东张西望。”李环与两个侍从走进街头的一家客栈，后边四个盯梢的跟过来，东张西望地在门前两侧站着。李环对四个侍从说：“贾似道不怀好意，我们必须马上脱身，否则凶多吉少。好在他们只知道我带了两个侍从，否则无法脱身了。傍晚关城门前必须出城。”李环边说边脱下衣服交给一侍从说：“你换上我衣服，你们二人拿着包袱跟上。你们要注意挡住他，不要让他们认出，出门便往东走，把他们引开。”李环从包中掏出两件商人衣服，二人迅速换了，李环又拿出一个假胡子戴上。

天色已经渐近黄昏了，贾似道的士兵还在门口等候着。假扮成李环的侍从与两个假扮学童的侍从走出来，径直往东走。盯梢的人鬼鬼祟祟地跟了过去。李环一副商人打扮，留着胡子，与伴当二人走出来，大摇大摆地往西走。

到了临安城北门，此时天仍未全黑。李环与伴当二人牵着马匆匆走来。城的一侧一队士兵跑过来大喊道：“关城门！关城门！”李环与伴当牵马疾走，刚一出城门，城门即关。李环二人上马加鞭跑远。

哈拉和林忽必烈大营外，下着鹅毛大的雪，大营被覆盖在雪中。中军大帐前的九足大旗苏力德森森地矗立在那里。哨兵立在雪中瑟缩着，巡哨兵瑟缩着走在雪中。刘秉忠披着斗篷走来，身后跟着两名侍从。

忽必烈大帐内，火盆里正烧着炭火。忽必烈倚在炭火跟前的皮被子上，伸出伤脚，有一侍女揉着。刘秉忠进来了，忽必烈抽回脚，挥了一下手，侍女起身退出。刘秉忠坐在一边，伸出双手烤着火说：“大汗，大雪骤降，气候寒冷，南地将士们耐不住寒冷，已有伤亡的了。燕京战事也在胶着状态。大汗，如何是好？”忽必烈沉思着说：“南地将士们可以退回燕京一带，总比这里暖和吧？”

刘秉忠说：“大汗，回师途中会有更大的危险。可以让南地将士减少巡逻外出，在大营中御寒。大汗，这也只是个应急办法，哈拉和林必须尽快解决，否则对汗国极为不利。南宋如果调动大军过江北扑，情形将会更加危险。请大汗定夺。”

忽必烈脸色凝重，良久无语。



哈拉和林汗宫里，阿里不哥面容憔悴地坐在椅子上，跟前站着玉龙答失。玉龙答失说：“大汗，这场雪下得好。他们军队中有不少南地将士，他们哪儿受得了这样的大雪和寒冷？不用动兵，大雪也把他压垮了。”

阿里不哥苦笑道：“已经四个年头了，草原上哪一年不下雪，只有今年的雪是雪？今年的雪就能把他们压垮？你不想想，也有那么多喝着这里的雪水长大的蒙古军将士，他们也怕大雪不成？不要再去挣扎了，阿兰答尔就是个例子。他们既然能围住我们，就有截住冲击的办法，不要去送死。”

玉龙答失问：“大汗，难道我们就这样等死不成？”

阿里不哥说：“玉龙答失，你是忽必烈和我的亲侄子，是汗兄的儿子。我不想把你们几个弟兄陷在我这里，我劝你们弟兄四个走吧，到你忽必烈叔王处认个错，求他宽谅。听汗叔的吧，你们哥儿四个先走吧，你们为我已经尽了力了。”

玉龙答失跪下道：“汗叔，我领兄弟们冲出去，杀出一条血路来，然后救您出去。”阿里不哥闭上眼睛说：“走吧。”玉龙答失磕了三个头，站起来出去了。

忽必烈把真金叫到跟前问道：“你依然不同意用藏文改制蒙古文字？”真金说：“父汗，现用蒙古文字很实用，而且从汗宗到各地蒙古人乃至一些其他族的大员都掌握了这个国文，突然又改新的文字，一夜之间又都成了国文盲，得不偿失。八思巴是释教领袖，父汗可以尊其教，但是不必言必听。”

忽必烈脸色阴沉下来，严厉地说：“你还是这样的浅陋之见，你退下吧。”

这时八思巴进来，说：“大汗，不必过急，佛法宽容，凡事有者无，无者有，有无皆空。我劝大汗以藏文改造蒙古文字，也只是顺佛意而为，一旦以藏文重新创制蒙古文字，文字通行以后，译藏文佛经更为便捷，汗国万民读佛经更为容易而已。民俗佛化，汗国万幸。佛意深远，通佛性慧须急不得慢不得。”

雪依然在下，哈拉和林汗城南门，班都、阿速台、玉龙答失、昔里吉哥儿四个领军马冲了出来，喊声大起，万马齐奔。早已等候在外的兀良合台大军万箭齐发，射向班都等人的军马，军马受箭，一片片倒下去。兀良合台挥刀大喊：“冲！”兀良合台的大军潮水般冲了过来，一阵砍杀。

忽必烈在董文炳的陪同下骑马过来。兀良合台下马施礼，忽必烈也下马，回身看着绞杀在一起的战场，皱了一下眉说道：“千夫长以上的要活捉。”

阿里不哥在宫院中听着不远处的厮杀声，夫人其木格站在跟前。其木格叹口气说：“哎，玉龙答失他们又为你赴死了，你还在这里听着他们被砍杀的动静。”阿里不哥依然在侧耳听着。其木格急切地说：“大汗，你还这样无动于衷吗？”

忽必烈回到大帐中，刘秉忠说：“大汗，兀良合台元帅在追杀当中，已经捉住了班都、昔里吉两个汗子，玉龙答失、阿速台两个汗子依然拼死抵抗中。”

忽必烈问燕京是否有消息，刘秉忠说：“燕京有重要消息。燕京路宣抚使王文统有通敌之嫌。消息还不详细，只是说，巴特尔元帅有一日到燕京西山潭柘寺烧香还愿，结果被伏兵袭击，其夫人遇难。领兵的就是反贼李璫的长子李琳。如果不是史丞相前去相救，巴特尔元帅也险遭不测。”

忽必烈疑惑地问：“这与王文统有什么干系？”

刘秉忠说：“巴特尔元帅去潭柘寺的消息只有王文统、史天泽二人知道。大汗，您清楚，王文统当年在李璫父亲李全麾下效力多年，李氏父子对他有知遇之恩。王文统陷于知恩之念，有可能做出不明智之举。”

忽必烈又问：“巴特尔、史天泽是什么想法？如何处置他？”

刘秉忠说：“王文统毕竟是中书左丞相，只有大汗有权对他处置。而且他们也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所以把一些情况报到中书省来，让臣告知大汗。我已派人告知巴特尔、史天泽二位枢密使严密访查，搞清底细，禀报大汗。”

忽必烈说：“王文统理财之臣，不可轻易动他。必须弄清真相，否则不要报我。”

李环飞马奔到李璫大营中，见到父亲，喘着气说：“父帅，南宋贾似道根本没有诚意。”李璫仰头闭上眼，半晌说道：“这在我的意料之中，他没有加害于你，放你回来算是还有点人性。”李环说：“父帅，哪儿是他放我回来的？是孩儿设计逃出来的。见了贾似道以后，孩儿晓以利害，贾似道急了眼，要捉我，我就以他在鄂州签盟欺瞒皇上为要挟，他便不敢了，答应谏劝皇上催兵北进。我听出这只是在敷衍我。所以，尽快脱身出贾府，果然他派人跟踪我们，好在我在客栈中多留了两个侍从。到

忽必烈



内奸告密人丧命
起疑贾似道弄奸

了客栈后，我让我一侍从假扮我引开了他们，我又扮成客商，这样才脱得性命。”

李璫咬牙道：“贾贼，我要扒了你的皮！”李环说：“父帅，南宋只是利用我们，他们没诚意不说，他们朝中根本没有有识之士，或者有有识之士也被贾似道权臣所压制，无法施展才华。”李璫：“三百年赵宋皇朝，先被辽、金所欺，偏安一隅，连首都之名都叫临安，明确告诉世人临时之安。至今，不忘靖康之耻却不思强兵强国，以图振威，整日歌舞升平，秦楼楚馆，红男绿女，靡靡之音，隔江而闻，温柔之风阻山而醉。按百姓之言真是个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。眼下只有强攻燕京了。”

燕京一座牢里，史天泽坐在一张四方桌后，身后站着两个侍卫，前边跪着刘伯青。史天泽说：“刘伯青你听着，我给你一次主动赎罪的机会。你装扮成你们主子李璫的信使到王文统府中传口信，如何？”刘伯青问道：“请大人明说，小的不知传什么口信。”史天泽说：“你就说，因为潭柘寺之变，不便带书信，所以派我来传口信，三日后设法打开北门，放李璫进来，攻占燕京。”刘伯青无奈，只得领命。

李璫大营里，父子二人在并肩走着。李环说：“父帅，燕京守将是汗国两个枢密使，久经沙场的老将，燕京不易攻破，我们应该想别的办法才是。”

李璫说：“王文统大人一点儿音讯都没有，不知怎么样？我怕他被发现受诛了。如果是那样，真是可惜了。”李环说：“我们再派人去。”李璫摇头道：“再派人去，等于把王大人送上了断头台。我素知史天泽机敏异常，且老谋深算，王文统大人要毁就毁在他身上。现在，要跟王文统大人断绝一切来往，或许能保他一命。”

李环说：“孩儿明白，但是，我怕被俘的将士们咬出他来。”李璫沉思着说：“这不会，你哥挑选将士的时候，就挑选了与王文统素不相识的将士。”李环听罢点了点头。

燕京王文统府门口，两侧站着两个门卫。刘伯青打扮成一书生走过来。门卫拦住，说道：“站住，干什么的？”刘伯青说：“求见王大人！”门卫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刘伯青说：“见了大人才说。”门卫依然拦着说道：“不报姓名，无法向大人通报。”刘伯青说：“你就说山东来的书生。”门卫用怀疑的眼神打量了半晌刘伯青，说：“先等着。”一侍卫向里走去。

府内，王文统正伏在案上写着什么。这时一个侍从进来施礼说道：“大

人。”王文统头也不抬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侍从说：“府衙门口来了一个书生要求见大人，问姓名不说，只说是山东来的。”

王文统一惊，把笔放下，站起来说：“山东来的书生？”侍从说：“是啊，大人。”王文统急忙说：“你让他到前厅等我。”侍从遵命去了。

史天泽府里，史天泽坐在椅子上，品着茶。一个侍卫进来施礼说道：“大人，刘伯青已经进王文统府了。”史天泽说：“继续监视。”侍从领命去了。

巴特尔院中，巴特尔父子正在商议军情。安童说：“父师，燕京攻守旷日持久，南宋又进退不显，再这样耗下去，对我们不利啊。”巴特尔问：“那你的意思是？”安童说：“出城主动攻击李璫。”巴特尔点点头说：“我想时机成熟了。在南宋重新调集兵力大举北犯之前，必须解决掉目前的李璫，否则，我们将陷于极大的困境。”

安童自告奋勇地说：“这次出城攻击任务交给孩儿吧。”巴特尔深情地瞅着儿子说：“好的，就交给你！”

刘伯青被王文统家丁领进府中，家丁说：“你在这儿稍候。”刘伯青有些局促不安地坐在椅子上，东张西望的。屏风后，王文统仔细地打量着刘伯青。



哈拉和林汗城被破 忽必烈汗重建新都

燕京王文统府里，刘伯青坐在椅子上。屏风后王文统仔细打量了一阵，然后咳嗽一声走了出来。刘伯青慌忙跪下道：“大人在上，小的给大人磕头。”王文统问：“你是何人？来我府上干什么？”刘伯青左右瞅瞅，欲言又止。王文统示意左右退下，刘伯青说：“大人，小的是李璫大人手下的参将刘伯青，因为潭柘寺变故，大人不便写信来，所以叫小的送口信来。”

王文统大喊：“来人！把他捆上！”刘伯青大叫道：“大人，我是真的。大人，我是真的。”两个侍卫不容分说把刘伯青捆了个结实。王文统边往外走边说：“带上！”两侍卫押着刘伯青跟在王文统后面。

王文统一行人到了巴特尔门口，王文统对侍卫说：“快去禀报枢密大人，左丞相王文统要见他。”一哨兵听罢向里走去。

此时巴特尔正在院中天井一棵大树下舞剑。哨兵走过来说，王大人求见。

巴特尔收住剑问：“啊？他只一个人来的？”哨兵说：“让两个侍卫押着一个人来的。”巴特尔一惊，把剑交给跟前的侍卫说：“领他到前厅。”

巴特尔到了前厅，端坐在椅子上。王文统进来说：“枢密大人，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奸细。把奸细带上来！”

两个侍卫把刘伯青推进来跪在那里。巴特尔不解地问：“王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王文统说：“你问他。”巴特尔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刘伯青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我，我……我叫刘伯青，是李璫的参将，他派我来密见王大人，要里应外合，攻取中都。”



王文统说：“你听见了，枢密大人，小孩都能识破这是李璫使的反间计。他久攻燕京不下，已黔驴技穷，所以想出这么一个拙劣的反间计来。”巴特尔冷笑道：“王大人如果与李璫没有来往，他怎么会想出这么一个拙劣的反间计来？”王文统说：“难道枢密大人怀疑本官不成？”巴特尔问：“刘伯青你说，王大人跟反贼李璫是不是有过书信来往？”刘伯青说：“禀大人，王大人与我家大人书信来往多次。因为潭柘寺之变，李大人觉得带信不便，所以让小的带口信给王大人。”

王文统破口大骂道：“你血口喷人，我什么时候给反贼李璫写过信？信在哪里？枢密大人，请你查清楚，否则我无法向大汗交差。大汗对我恩重如山，授我以左丞相，交给我汗国财赋、钱粮、军资大权，又兼领燕京路，我为何还要跟反贼来往？枢密大人如果怀疑我，立即捆上我去见大汗，咱们辩个明白。”

巴特尔说：“王大人，你把奸细送到本府上来，难道我不该问吗？”

王文统气愤地说：“哼，我王文统立得正，行得端。这件事，枢密大人要查个水落石出，还我清白。”

巴特尔说：“我会给你清白的。把这奸细押下去。”

巴特尔回到府中，对史天泽说：“王文统诡计多端，反倒逼我查清真相向大汗说明白。”史天泽说：“没料到他会这样。他如果是把来往书信都烧了，那真是死无对证，只有等到捉住李璫再查了。”巴特尔叹口气说：“只能这样了。我想派安童率五千精骑，绕到李璫侧后发起突袭，打开胶着状态，尽快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。”史天泽连忙说：“我与公子同去。”巴特尔说：“不可，你是枢密使不可以轻动，这个任务安童是可以完成的。”

春天的哈拉和林，特别的美丽。微风吹拂，草儿变绿，虽然远山顶上依然有积雪，但是和暖的阳光让人心情格外舒畅。忽必烈与刘秉忠二人并肩走着，忽必烈感叹道：“又一个冬天过去了。这个冬天过得好慢啊。”刘秉忠说：“大汗，该解决哈拉和林了。南宋又起二十万大军过江犯河南，伯颜、董文忠已告急了。”

忽必烈沉思着说：“我想，哈拉和林那么多兵马吃了一冬，也该吃光了冬储的肉和奶食品了，这时候正在闹春荒。阿里不哥妻儿老小也不会再撑着了。”

刘秉忠赶紧说：“那样还不如攻进去，这样等于救了他们。”

忽必烈语气坚定地说：“不，我不想惊了我母亲的灵魂。明日，我让

忽必烈



哈拉和林汗城被破
忽必烈汗重建新都

兀良合台把新杀的牛、羊、马肉送到哈拉和林城门口，让阿里不哥吃饱喝足再硬撑着，看他还能撑多长时间。”

刘秉忠不解地问：“大汗您这是何意？”忽必烈说：“这叫夺其城不如夺其心，夺其头不如夺其志。”

哈拉和林汗城里，守城将士们无精打采地或坐或倚着墙打盹儿，有的干脆四仰八叉躺在地上。一个百夫长过来用鞭子抽打躺在地上的士兵。士兵叫道：“百夫长你打死我算了，我都五天没吃着肉了，浑身都散架子了。你打死我吧，早死早解脱了。”百夫长挥了挥鞭子，也坐在地上说：“躺吧，躺吧，我也抽不动你们了。”

汗宫内，阿里不哥坐在椅子上，面容瘦削，一动不动，犹如一尊雕塑。夫人其木格从里走出来，身后跟着两个侍女端着木盘，上边放着些食品。

其木格说：“大汗吃点吧。再这样撑下去，城里人都会饿死，你那些虎狼一样的将士会互相杀了吃。您还撑什么，大汗？大王兄一直不冲进来，这是为了不惊动母亲的慈灵。”阿里不哥依然不动。

汗城大门口，兀良合台的将士们把一车车的牛、羊、马肉卸在城门口，然后撤了回去。阿里不哥守城将士们突然开城门冲出来抢肉，抢得互动手、动刀，有几十个士兵被砍倒在地。

这时一个千夫长骑马过来，一刀砍翻了一个百夫长，大声喝道：“都给我住手！”将士们才罢了手。千夫长命令道：“把东西和尸体都拉进城里关上城门。”

将士们搬运肉和尸体，有的士兵不顾一切撕扯着生肉吃。

千夫长到达汗宫拜见阿里不哥，说：“大汗，那边把很多牛、羊、马肉送到城门口，结果守城将士们冲出去抢，互相杀了起来，各城门死了几十个。”

阿里不哥一听，“哇”的一声嘴里喷出血，射出几步远。其木格尖叫道：“大汗……”阿里不哥依然纹丝不动地说：“喊什么？打开所有城门，让他们逃生去。”

千夫长大惊，阿里不哥严厉地说：“快去！”千夫长遵令去了。其木格端来一盆清水，擦着阿里不哥嘴角的血。阿里不哥依然一动不动，其木格泪水涟涟。

兀良合台完成任务，回来见忽必烈说：“大汗，哈拉和林所有城门都洞开，城里人纷纷外逃。”忽必烈站起来说：“晓谕各营，放下兵器的任

他们走，一个都不能杀，谁也不准进城半步，违者斩。走，进城去。”

忽必烈、真金、兀良合台、刘秉忠等人骑马来到哈拉和林汗城门口，一起下马，往里走去，后边只跟着二十余名护卫兵。忽必烈看着城里的败落景象紧紧皱着眉头。

忽必烈一行人走进汗宫里，见阿里不哥依然如雕像般坐在椅子上，跟前只站着夫人其木格。忽必烈进来喊道：“阿里不哥。”其木格施礼道：“王兄，他已经走了。”忽必烈疾步走到跟前，看着如同活着一般的弟弟阿里不哥，悲声切切地说：“阿里不哥，你为什么这样？”

汗宫灵堂里，设着阿里不哥灵位，灵桌上摆着祭品，点着香。忽必烈站在灵位前点了香，插在香炉里，低下头默默无语。

一群将士押着阿里不哥的一家人——夫人和三个儿子等人来到了兀良合台帐中，接着又把蒙哥的四个儿子也押进来。一千夫长施礼道：“元帅，先汗的四个儿子、阿里不哥的一家人都捉来了，等候发落。”兀良合台想了想说：“先把他们分别关起来。”

刘秉忠帐内，刘秉忠对贺仁杰说：“贺将军，有一件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已经捉住了先汗的四个儿子班都、阿速台、玉龙答失、昔里吉，还有阿里不哥大王的夫人和三个儿子。我想不清应该如何发落，贺将军可有高见？”

贺仁杰沉思片刻说：“丞相，您比我清楚这是大汗家族内的事情，一切由大汗决断。但是，我清楚丞相忧虑什么。”

刘秉忠点点头说：“贺将军聪敏。是啊，是大汗家族内的事情，正因为是大汗家族内的事情，我才担心，大汗念骨肉之情赦免了他们，放虎归山，由此留下隐患。”

贺仁杰感叹着说：“是啊丞相。大汗太仁慈，这都是他嫡亲哥哥和弟弟的儿孙们，他会发善心赦免他们的。”

刘秉忠说：“正因为这样，我想劝大汗从江山社稷长治久安着想，斩草除根以绝后患，以儆效尤。历朝历代聚兵反乱、欲夺神器是十恶不赦之罪首啊，无论是谁都要灭九族的。连反乱之人都不去除掉，法律何在？朝纲何在？贺将军我们一起劝说大汗，让圣上痛下决心，以断臂疗伤的意志清除祸患之根。”

贺仁杰忧虑地说：“你我深知大汗的性情，怕他不答应啊。窝阔台先汗的孙子海都现在执掌窝阔台汗国，已经三年没有向朝廷纳贡了，一

忽必烈



哈拉和林汗城被破
忽必烈汗重建新都

年万匹马也不缴纳了。您几位丞相都跟大汗进过言，应该派使责问海都，结果，您清楚大汗迟迟不过问。我想海都肯定起了二心。”

刘秉忠说：“贺将军，你是在大汗身边长大的，大汗最信任你。我们作为臣子的在这紧要关头应该力劝大汗回心转意才是，这是你我为臣的职责呀。”

贺仁杰说：“丞相所言极是，我们一起去劝谏大汗。”刘秉忠说：“我俩还不够分量，还需一个人——兀良合台。兀元帅是开国四大蒙古族勋臣之后，他说更有分量，大汗也不会起什么疑心。”

二人商量已定，来到兀良合台元帅帐内。刘秉忠问：“元帅，对鼓动叛乱的先汗四个儿子和阿里不哥大王的家人怎么处置，大汗可有明示？”兀良合台说：“我也正为这事愁着呢。大汗什么旨意都没有。”刘秉忠问：“元帅，您意下如何？”

兀良合台说：“按律令、大札撒，对叛乱者是格杀勿论的。但是，不知大汗怎么想。”刘秉忠说：“元帅，我担心大汗发慈悲赦免了他们，放虎归山，留下后患啊。所以我认为应该按大汗国札撒处死他们以绝后患，以儆效尤。”

兀良合台说：“我担心大汗念骨肉之情赦免他们。而且，那年汗母大人归天时特意嘱咐大汗不要杀阿里不哥，何况他的儿子们。还有丞相您知道，当年先大汗欲杀窝阔台汗的后人时，大汗极力规劝保护了合丹大王等好多人。大汗骨肉情深啊，我怕说不动大汗。”

刘秉忠赶紧说：“元帅，我们为臣子的应以江山社稷大局着想规劝大汗才是。”

兀良合台沉思片刻说：“丞相的良苦用心我清楚，好，我去见大汗，先探探他的口风。”

哈拉和林汗宫内，忽必烈对真金说：“真金，这几日我为什么事头痛你知道吗？”真金说：“知道。父汗是为如何处置我的堂兄弟们的事情愁着呢。”

真金说：“父汗是念骨肉之情，想赦免了他们，但是又考虑到汗国札撒对叛乱者是必杀头的，如果赦免了他们怕各宗王、大臣们不服啊。所以，父汗焦虑呢。”

忽必烈说：“就算你说对了，那你说说如何处置更妥当？”

这时贺仁杰进来施礼说：“大汗，兀元帅求见。”真金退出。